

中国古代

流氓

百态

完颜绍元 著
东方出版中心





* T174619 *

中国古代

流氓

百态

完颜绍元 著
东方出版中心

B13027/11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古代流氓百态

完颜绍元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印张:7.2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150千字 插页2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7年2月第1版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199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13,000

ISBN 7-80627-121-X/G·31

定价:9.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之一。

中国古代流氓是一个积淀在社会最下层的消极和腐化分子的聚合体,它们的聚散沉浮,牵涉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治乱、经济兴衰、民生安危和世风清浊。本书对古代流氓的概念、特征、类型、源流作了界说和介绍,并从古代文献中广搜博采,通过大量带有故事情节的事例,生动刻画了古代流氓活动的方方面面,丰富了对古代社会生活和世态民情的认识。

前 言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古代流氓”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指称。一部描摹明代世相的《金瓶梅》,就为从形象上印证这个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西门庆的淫邪横暴,“应花子”的油嘴滑舌,谢希大的夤缘钻刺,“孙寡嘴”的死乞白赖,“过街鼠”的阴险凶残,“坐地虎”的撒泼行赖,王婆的机变贪狠……各具特色的嘴脸凑拢到一块,便勾勒出了一个活脱脱的流氓世界。

就这么一群不事生产、巧取豪夺、为非作歹的社会不安定分子,也有什么认识价值,值得为他们撰写一部《中国古代流氓百态》的书吗?

有!

了解古代的流氓百态,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跌宕起伏的历史的理解。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氓之情形和实际作用,远比《金瓶梅》里的众生无赖复杂得多。这是一个积淀在社会最下层的消极和腐化分子的聚合体,在个体位置上势单力薄,但成群结队以后即可横行,隐然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势力。官绅怕他们捣乱,平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常常是社会动乱的发起者,改朝换代的垫脚石,安定统一的对立面和破坏源,甚而可以是争夺帝王权位的野心家。比如我们在这部“百态”中就可以见识一下,整个公元10世纪上半叶的中原和南方大部分地区,竟是流氓称帝称王的鬼域世界。要之,古代流氓群体的聚散和浮沉动向,直接牵涉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

治乱、经济兴衰、民生安危和世风清浊等一系列大问题，且与封建国家的政法、财税、军务、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政策及实践发生错综交织的联系。于是对流氓百态的观照，便有可能成为对历史重新审视的一个独特视角。

了解古代的流氓百态，可以丰富我们对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世态民情的认识。流氓群体在古代社会里的谋生方式和行为特征，导致其基本作用和整体风貌总是以混沌复杂的状态呈现。他们以触犯封建法制、悖离传统道德而为正统舆论所不齿，并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经常的打击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凭着在黑暗社会中历练出来的鬼域伎俩，结交衙蠹，投效权贵，勾结军队，助恶豪猾，从而充当着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几乎是一而贯之地扮演着鱼肉人民的黑势力的角色。似这种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间相互关系的极其复杂性，以及同此相关的社会各层面生活的体貌和内幕，很难通过教科书上一些枯燥的概念和干涩的论述来加以把握。反之，对流氓群体的百态分析，势将丰富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了解古代的流氓百态，更是正面审视这一社会恶瘤并根除其遗存的必要步骤。流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性的公害。中国古代流氓则是中国传统社会肌体中一个最为凸显且又冥顽难化的恶瘤。它广集了偷盗、拐骗、勒索、强暴、嫖赌、伪诈、作弊等多样病毒，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风俗诸领域，具有溃疡般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其在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方面的“遗传”，迄今仍能使人生活实践中感受到。正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里出现诸如羊毛掺土、米汤充蜜，假药、假烟以及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强取豪夺，杀人越货，恐怕都很难挂到资产阶级帐上。那么，挂在谁的帐上呢？应当

挂在流氓——游民——痞子的帐上”(《经济学周报》1988年11月20日)。所以,对此恶瘤加以多侧面的解剖,弄清一系列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也会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笔者曾以中国古代流氓的产生条件和发展过程为主题,撰成《流氓的变迁——中国古代流氓史话》一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付梓。该书出版后,陆续有读者来信鼓励并相与探讨,还有人寄上自己所写的同类课题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商榷,使我受益良多。今蒙东方出版中心不弃,又给我创造了一个在范围有所拓展、程度有所加深的意义上再行撰述的机会,令我引为荣幸,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前言.....	1
---------	---

一、形形色色的流氓..... 1

1. 空空儿——窃贼	2
2. 牧猪奴——赌棍	4
3. 帮闲汉——篾片	6
4. 讼痞子——讹徒	9
5. 打乖儿——棍骗	11
6. 地头蛇——市虎	14
7. 撞街头——泼皮	16
8. 浪荡子——恶少	19
9. 女无赖——泼妇	22

二、流氓的发生与变迁 25

1. 从“鸡鸣狗盗”说起	26
2. 秦简中的“邪僻之民”	29
3. 杀手横行的岁月	32
4. 赌风炽盛在六朝	34
5. “亡徒”窜入沙门中	35
6. 长安市上跳梁图	38
7. 雕青无赖当天子	40

8. “红灯区”里众生相·····	43
9. 明代“神棍”案举隅·····	45

三、花样百出的流氓行径 ····· 48

1. 强盗碰上贼爷爷·····	48
2. 活鬼要发死人财·····	51
3. 劫质绑票索赎金·····	53
4. 告瘦状胜种肥田·····	55
5. 碰词拆梢撞太岁·····	60
6. 家有喜庆恶煞来·····	63
7. 以色行诈“美人局”·····	65
8. 结党横行贩私帮·····	67
9. 古代的“打桩模子”·····	70
10. 万姓切齿伪币骗·····	75
11. 霸市欺行“社家拳”·····	78
12. 抑良为贱贩生口·····	80
13. 奸占逼命禽兽行·····	82

四、罪恶昭彰说流品 ····· 85

1. 临安游手——黠·····	85
2. 浙西讹徒——讹·····	88
3. 扬州白蚁——奸·····	90
4. 北京光棍——硬·····	92
5. 建宁棍骗——诈·····	95
6. 吴下打行——毒·····	97
7. 苏松獠皮——刁·····	100

8. 北途念秧——猾	103
9. 四川咽喉——横	106
10. 津门混混——泼	108

五、流氓头子与流氓团伙..... 111

1. “侠魁”郭翁伯	111
2. 长安“进士团”	114
3. 顺昌女恶霸	117
4. 铅山县“十虎”	119
5. 弋阳方阎罗	121
6. 大淫棍桑冲	123
7. 常熟“保生社”	126
8. 苏州四大猾	128
9. 大骗钱豁五	130
10. 老猾“插天飞”	133

六、流氓与江湖诸流..... 136

1. 隐市做痞 落草为寇	137
2. 窜名军伍 兵痞一家	139
3. 衙蠹地棍 狼狈为奸	142
4. 托庇豪门 狐假虎威	144
5. 人鬼混杂 厥有恶丐	148
6. 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	152
7. 影占僧道 作奸犯科	155
8. 借势霸恃 车店脚行	158
9. 黑艄霸渡 骗胁财物	161

10. 咬牙凶狠 危害商民	163
---------------------	-----

七、流氓习气与流氓作风

167

1. 结伙党 拜把子	167
2. 抢码头 吃会茶	171
3. 无信义 轻然诺	175
4. 寡廉耻 丧伦常	178
5. 性残忍 泯天良	180
6. 换嘴脸 耍无赖	182
7. 划地盘 收陋规	184
8. 说黑话 叫诨名	187
9. 蔑鬼神 轻报应	190
10. 喜动乱 反秩序	193

八、民俗活动中流氓的影响

197

1. 春祈·秋报·赛神会	197
2. 踢毽·竞渡·弄潮儿	200
3. 玩虫·斗鸡·走狗马	205
4. 擲钱·押宝·掷骰子	208
5. 切口·隐语·说脏话	211
6. 淫词·俚曲·村台戏	214
7. 鲜衣·凶服·锦体社	218

一、形形色色的流氓

中国最早的“氓”，与“𡵚”相通，泛指“野民”。此后拐弯抹角，引申出“流亡之民”和“盲昧无知”的意思。至“氓”与“流”的搭配成词，是直到清末才出现的事。所以我们用“古代流氓”来指称历史上某一部分社会成员时，先得对这个概念作个界定。

笔者从词义探源和史实考察相交叉的角度，认定其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它不同于现代语汇中的刑事犯罪种类概念，亦不等同于“具有流氓行为”的人，而是对一种社会身份的概括。其来源主体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和城市贫民，以及刑徒罪犯、没落的官绅地主子弟等。

这是一个生成原因和构成形式都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大致可解剖为以下这些类型（其称谓主要见自唐以来载籍）。

1. 空空儿——窃贼

古人爱用“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社会治安达到理想境界的标准，其同义语就是偷儿窃贼的绝迹。据古书传述，夏、商、周三代法令中，都有严惩偷窃的律条，可知这确是一种最古老的破坏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行为，而以偷窃为主要谋生手段者，亦称得上是古代流氓中资格最老的前辈。《觉世名言》状写这班人个个都是“搅世的魔头，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虑诈”，足见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

无所不包的窃取对象和尽可能避免暴露行藏的行为方式，是窃贼型流氓的共同特征之一。但是从作案规律及手法选择上着眼，则有许多具体的类别区分，这可以从各种称谓上看出出来：

翻高头，即蹿房越脊、高来高去的飞贼。不用器具便能翻身上房的叫上手把子，借助滑条（竹竿、布索类）的叫下手把子。如唐代中叶，长安有个上手把子田膨郎，曾翻越皇宫高墙，窃走于阗进贡的白玉枕。吓得唐文宗怒斥警卫说：“一枕诚不足惜，但禁掖森严，飞贼得如此来去自由，是天子环卫形同虚设了！”

开天窗，即在屋面掀去砖瓦，弄个窟窿，用绳索捋着下去。相传隋末时，群偷曾以此术入盗窦建德家。

开窑口，也称开桃源，这是掘壁穿穴贼的通名。《韩非子》记有宋国偷儿趁大雨之夜钻入墙穴偷取财物的故事，约见此术早在先秦已经流行。

掘冢、椎埋，是为盗墓贼的专名。

排塞贼，即撬门闯窃者，又依作案时间分出不少名目。如趁天明未亮时活动的叫踏早青，大白天动手的叫白日闯、白日鬼，于薄暮时出人不意攫物而逸的叫跑灯花。《该闻录》记宋人张咏在四川当官，曾亲闻一个偷儿自供：“九月至二月，夜长天寒，（人）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似这类便叫“夜燕”。

吃恰子，指专乘主人锁户外出、启锁而入偷盗者。“恰子”即锁，吃恰子者照例有一串“万能钥匙”当工具。《癸辛杂识》述宋朝时有魏姓少年入酒肆坐饮，在桌下捡到拴在一起的几十把钥匙，不知何用，顺手往佩囊里一放。俟深夜从妓院里狎游归来，忽见三四少年揖于道边，一定要请他喝酒，还要拜他为师傅。原来这些人偷了他的佩囊，还当他是吃恰子了，经魏反复解释，方算罢休。

铁算盘，即以乞讨为名，先上门观察地形和储物所在，然后另觅时间作案者。

收晒朗，就是专门乘人不备，窃取别人晾晒衣物的。

拾帐头，即偷鸡贼；牵鼻头，即偷牛贼。

钻底子，指专进船舱偷物者。“底子”是“船”的隐语。

挖腰子，即不上船而以长竿之类工具“钓”窃船上物件。

插手、弄手，就是在人丛中窃取受害者随身携带的钱物。倘是徒手行窃，称清插；如借助剪子、刀片一类工具，称浑插。浑插又有剪绺、小利等同义名目。绺是一种丝络组合体，古人将之充作今人皮夹、钱包一类拴在身上。

此外，古人还以行窃区域为分，泛称乡野之贼为草窃，市井之贼为市偷。一般说来，市偷的身手狡诈，远胜同儕。《淮南子》里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齐国举兵伐楚。楚将子发率军御敌，三战三败，楚国所有的智谋之士费尽心机，仍想不出

退敌良策。有个市偷向子发自荐：“我有薄技，愿为将军试行。”当晚，他去敌营中偷回了齐军统帅的旂帐，翌夜又偷回其枕头，第三夜再偷其用来约束头发的簪子，俱由子发派人一次次送还。齐帅大骇，道是再不撤走。只怕今晚连我的头也被偷了。遂立即下达了撤军命令。一个小偷竟能在警戒森严的敌军统帅部内接连得手，不难想象他在市场上作案手段又是何等高明。所以，人们又给这些让人防不胜防的神偷取了个“妙手空空儿”的雅号。

2. 牧猪奴——赌棍

陶侃是东晋时代的名将，史载其开府荆州、总督西南军务时，曾把府中参佐人员用来赌博的器具统统扔进长江，还训斥说：“这是牧猪奴的把戏！”从此，赌徒便有了这个代号。

赌博在中国起源很早，孔子说“君子不博”，略见其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具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也明载惩处赌博的专则。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大多禁赌，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下令将犯禁者全关在楼内纵其豪赌尽兴，但断绝饮食，逼使饿毙。可即便如此，蔓延了数千年的赌风，依然不衰。

染有赌习，乃至嗜赌如命者，和作为古代流氓类型之一的赌棍是两回事，后者特指一批专靠赌博榨取或讹骗他人钱财以安身立命甚而发财致富的人。若从弄钱寄食的门径方面着眼，大抵有这样几种角色：

赌头，也叫赌家、局家、囊家、抽头、乞头等，俱为开设赌场的首恶通称。这种人一般均与官府勾结，且拥有邪恶势力及社

会关系为奥援。《列子》记载，春秋时魏国有个虞某，在国都官道旁开一家赌场。场内设乐供酒，致人聚赌，足见这类角色问世之早。他们的“呆出息”是按照一定比例向赢家抽取“头钱”，故有抽头、乞头之名。据《唐国史补》述。当时囊家的抽头比例是十分之一。实际上，聚赌弄钱的门道并不止这点“呆出息”。更多地是依靠“做局”，即通过联手、舞弊等方式来讹骗输家钱财，故有囊家、局家之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举例：开赌是一种邪恶的职业，但桓发却靠它致富。这位生卒年代和事迹已经失考的桓发，大概可算第一位名登“二十四史”的古代大赌头。

赌行经纪，或曰夷家、相识、风流汉子等，多为赌头所豢养，专以诱人下场赌博为本事，兼在场内放高利贷。

惯家，就是精于赌道且技艺过人的会家子，其中大部分擅长利用赌具、手法和连档等方式进行舞弊。明朝亡国之君朱由检的老丈人田弘遇，就是这么一块料。《枣林杂俎》称他专门引诱富人与他玩“斗叶子”，赌无不胜，金陵太学里有人误堕其术，一天输尽5000亩田产。这些“星”级赌棍又常为赌头招募，或者以西宾身份下场，串通一气讹诈受害者。后世的“老千”、“郎中”、“千手”之类，当奉其为先师。

另外，依赌场为生的尚有“讨头”、“拾钱”、“扛叉”、“把门”、“抱台脚”等各种名目。赌场以外，又有斗鸡鹅、斗鹤鹑、斗蟋蟀、摇花会、出番摊等其他形式赌博，借此算计别人钱财者，俱可归入赌棍型流氓范畴，因本书另有专篇，从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赌棍型流氓虽有角色之别，但基本以开赌、诱赌、骗赢（作弊）及高利贷等诸道环节的串接而连为一气。试举南宋时发生的一桩人命案，窥其具体。

衢州有个叫支乙的，赎妓女阿王为妻。阿王的姘夫余济是当地著名的流氓，唆使支乙在南市开设赌场，诱人聚赌，结为一伙的角色伴当，堪称齐全。某年闰月十六日晚上，专司“相识”的郑厨司将受害人陆震龙骗至赌场，旋由余济、杨排军、留仍孙、陈暹等“惯家”陪其下场开赌，蒋万二、徐元一等“拾钱”在一边跟着下注。到一更时，余济等人运用操纵骰面等作弊手法，将陆随身带来的官会（南宋纸币）骗赢殆尽。陆震龙想翻本，又赶回家去再拿来一笔赌资续赌，很快输光，至连脱汗衫、褐袄、皂褙等衣物作抵押，向支乙和余济借高利贷。未到三更，总计输尽两度带入赌场的现钞 461 贯，其中余济骗赢 150 贯，其他为留仍孙、杨排军等骗赢，支乙和郑厨司等抽头 31 贯。此外，陆还欠支、余一屁股债务，连狼狈出场时所着一条皂褙，还是向余济暂借的。支乙又恐吓他，倘不快来赎当还债，我就上你家讨债。若讨不到，就凭借据告官。陆震龙深夜归家，既悔又怕，痛哭一场后，在梁间做个绳套，走上绝路。翌晨，其父陆庭坚抚尸大恸并告到衙门。因为闹出了人命，这伙牛头马面牧猪奴才分别受到脊杖、流配和编管的惩罚。

3. 帮闲汉——箴片

一部写尽市井风情的《金瓶梅》，开场就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用作者原话，除西门庆倚财仗势坐大外，余如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吴典恩、白賁光等，“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巧得很，这几张嘴脸，恰能说明古代流氓的一大门类。其基本作用，可以用吴人相赠的一个代号来概括——“箴片”，即竹子劈成的细片。如同编织竹器无细片即难